

陳淳淳

墨染千島，卅載風華



原鄉走廊

歲月無聲，潤物經年。世間最珍貴的成就，從來不是一時的喧譁鼎盛，而是穿越漫長時光，歷經人事更迭後，依舊不變初心與風骨。菲律賓華文作家協會，風雨兼程走過了三十個春秋，從微光初現到文脈綿長，從青澀萌芽，慢慢澆灌而成的歲月華章，三十年的光陰，在時代洪流裡不算漫長，卻足以徹底更迭一群人的青春與歲月。

時光行至今日，三十載光陰圓滿收官，一場莊重的交接如期而至，18日中午，菲律賓華文作家協會成立三十周年暨第十六屆職員就職典禮，在華裔文化傳統中心隆重舉行，這是一場跨越時光的薪火賡續，新任第十六屆會長蘇榮超在致辭中說：「三十年來，菲律賓華文作家協會在故會長吳新錕先生及歷任會長、理事的薪火相傳下，舉辦文學營、征文比賽、出版作品集，並積極與全球華文作家交流，為華文壇留下了極為珍貴的印記。三十年是輝煌的裡程碑，更是新的起點。讓我們共同守護這片文學園地，續寫屬於我們的篇章。」

每一次換屆，不是格局的重塑，而是初心的傳遞、文脈的傳承。三十年的時光，菲華作協見證無數文學初心在千島之國發芽、生長、綻放。三十年薪火更迭，不變的是包容，延續的是文脈與風骨。正如剛剛卸任的第十五屆會長陳嘉獎的致辭中所言：「二十多年前，當我第一次走入作協，迎接我的是熱烈的掌聲，環顧四周，一張張陌生的面孔，一臉臉溫暖的笑容。一個文學集體，就這樣向我敞開了懷抱。時光飛逝，人事已非。從吳新錕會長奠定基礎，到吳彥進、吳梓瑜、柯清淡、張為舜、許東曉等歷任會長與全體同仁的接續耕耘，傾注心血，砥礪前行，如此從未間斷的奔赴，讓菲華作協一步步走到今天，成為東南亞文壇一塊閃亮的招牌。三十而立，仍在向前。願我們記得來時的路，珍惜同行的人，把這份對文學的熱愛與堅守傳遞下去。」

菲華作協的創始人之一，本屆監督員，九十高齡的名譽會長柯清淡先生在致辭中指出：「在266年前，就是在公元1760年，英國產生了世界上第一次的工業革命，把他們國家的文字和語言，英文，推高成為一直到今天，還是世界上最重要、最普通的語言和文字。然而，在今天，一場最新最大的工業革命，正靜悄悄地在新中國誕生了，經濟會影響到文化，中文會取代英文成為世界上最普遍、最重要的語言文字。據說，世界上有快要一半的國家，已經把中文的學習，納入考慮他們的教育體系裡。我們海外的華人華裔，努力學習中文華語，是會在這場巨變中，搶先獲得物質和文化上的紅利。」柯清淡先生還列舉了海外學習中文的熱潮，闡述了當代華人學習中文的重要性，激發新生代華裔學習華文的熱情。柯清淡先生並當場捐款十萬元菲幣，作為菲華作協的發展基金。

菲華作協榮譽會長陳著遠先生也在典

禮現場捐款二十萬元菲幣，助力菲華作協的發展。陳著遠先生不僅熱愛體育，也非常熱愛文學。2024年6月，由菲華作協第十四屆會長許東曉組織，陳著遠先生捐資，菲華作協主辦「東南亞華文文學（菲律賓）國際學術研討會」，為菲華文學走向國際交流創造了機遇。同年，為鼓勵菲華作家的創作熱情，陳著遠先生還設立「陳著遠文學獎」，推動菲華文學的發展。

一個文學團體的誕生，往往起於一群同好的精神共鳴，大家喜愛文學，想要一處可以交流寫作、安放情懷的園地，於是相聚立社，這份滾燙的文心，是菲華作協成立的起點，也是貫穿始終的靈魂。三十年文脈賡續，是筆耕者的堅守，更是捐資人的托舉。精神之大夏，必先固物質之根基。菲華作協前路漫漫，以商養文，讓一脈華文書香生生不息。

世間最長久的事業，從來不是最熱鬧的，而是最純粹的堅守，最懂得感恩與傳承的，文學團體無利可圖，卻有情可守，有文可傳，有根可續。菲華作協之所以值得眾人三十年的默默守護，無私成全，是因為它守住了一方人文淨土，留住了一段歲月文脈，安放了無數菲華人的文學初心。菲華作協三十而立，既是成長的圓滿，亦是發展的新篇。

文學的生命力，終究在於創作，菲華作協的成長歷程，是一段從固守一隅到走向國際交流，從紙筆私語到萬象紛呈的演進。隨著數字化浪潮的全面滲透生活，文學創作的生態被徹底重塑，網絡不是沖淡文學質感的浮躁變量，而是拓寬文學疆域的時代載體。菲華作協也有「新傳」的專版月刊，在世界日報刊發，也新增有「菲華文學」的網絡平台，讓菲華作協成員創作的文學作品從有限的靜態紙質版面走進網絡的無垠空間。

這次典禮的最後議程，是第二屆王錦華作文比賽的頒獎，當我看到那些在作文比賽中獲獎的青少年，手捧獲獎證書，眼裡盛著清亮的光，心底翻湧的情緒，不是單純的欣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寬慰，還有菲華文脈終於有人接續的動容。青少年的筆墨，沒有沉淀的厚重，卻帶著原生的赤誠，他們筆下的人間、風物、心事，都是屬於這一代人獨有的視角，鮮活、直白，帶著不曾被世俗磨平的想象力。從前我們常常思索，菲華華文文學，該怎樣越過時代的鴻溝繼續往前走，看見這群就讀華校的青少年站上領獎台的這一刻，正是代際傳承最好的模樣。正如校聯代表黃思華常務理事的致辭所說：「作文比賽是在培養文學的幼苗，而作家協會則是在守護文學的森林；前者代表希望，後者代表傳承。唯有一代又一代文藝工作者的接力，華文文學才能在菲律賓這片土地上繼續開花結果。」

菲華作協三十年光陰已成序章，嶄新長路靜待奔赴，願往後的歲歲年年，薪火不絕，菲華作協的同仁初心不改，風骨常青，歷經流年依舊溫潤，跨越時光愈發繁盛，以一寸初心，續百年華章。

2026年10月19日

春秋雨

認識醫療治療與延長生命



特稿

現代科技在醫療醫藥上的不斷研發應用，特別是全新高端科技醫療器械、藥物的臨床投入，對廣大醫療單位、醫生及其患者、患者家屬，無疑會帶來莫大福音。其中，很多人寄希望某種高新醫療器械、藥物、措施，能將處於生命垂危的患者挽救過來，延長其生命。然而，當你讀過《常規治療：非常治療、延續生命與醫療有效性的界限》（沙朗·考夫曼著，楊婧譯）一書後，這一認知恐怕會被徹底顛覆。

該書為作者深入美國多地高科技治療中心、專科診所、社區醫療現場，傾聽醫生、患者和患者家屬講述，觀察心臟起搏器等技術應用後，從老齡化社會常規醫療，醫療保健因素驅動鏈條，循證醫學、生物醫學經濟和臨床試驗興起，醫療手段與目標的變遷等多角度，對現代醫療中曾經罕見的器官移植、化療重症被視為「非常治療」方式，是如何變成「常規治療」，又是如何讓醫生、患者和家屬很難說「不」的。換句話說，於生命垂危患者而言，醫生施以的某些高新醫療措施與延長生命之間，是否存在必然關係？是否會讓患者及其家庭承受更大風險和痛苦？

21世紀的今天，現代醫學的高速發展，高新醫療器械、生物藥物的臨床應用，為造福人們（尤其對老年患者）醫療保健、生命健康，及其某些疑難危重疾病治療，具有重要意義。但是，人們必須清楚，高新醫療器械、藥物與很多人所寄望的醫學奇跡——將生命延長到充滿希望可能，並非人們想像的那樣。作者通過觀察分析認為，首先，製藥和醫療器械產業是以市場為目標，所瞄準群體為病患消費者，故而也就越來越多左右著醫生推薦和

患者需求。其次，新藥、新設備器械臨床試驗的不斷增加帶來的治療價值證據，在支持新的治療方案和更大市場。而研究證明，有些新的治療方案並不一定能使患者變得更健康更長壽。其三，老年群體對衰老死亡觀念的認知，讓一些人誤以為某種藥物、治療療法可以「續命」。實際上延長的並非真正可以延長的壽命，而是誰也不願承受的垂死過程，乃至會付出沉重的經濟和情感雙重代價。

生老病死於每個人都是公平的，壽比南山的期許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人們應當知曉幾個基本問題，如，適度治療與非常治療給患者的不同感受；延長生命與過度治療之間的邊界在哪裡，與倫理、文化是否衝突；過度治療帶來的恐懼、矛盾和抱怨是否會增加。也就是說，某些高新醫療方式和藥物對危重病患者的應用，既要充分體現人道主義理念，也要尊重科學，承認現實。而不是借助「非常治療」去延長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生命。

美國醫生特魯多為我們留下過一句名言：「有時，去治癒；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

這句毫不諱言、誠摯精闢話語，不僅是其從醫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而且道出了醫學與醫生所能給予患者、患者家屬的責任義務和能力水平。如今的現代高新醫療器械、藥物於危重病患者的臨床應用，與特魯多之言並不相悖，尤其於推進醫學研究、新產品研製、健康人類生命意義重大。但需要釐清一個基本問題，即醫患雙方要明晰「適度治療」與「非常治療」之邊界，讓可以延長的生命延長的更有意義、有價值，而不是模糊的、盲從的、非理性的。或許這才是醫患雙方的共同追求。

王強

石厝聽琴，海宴知味：

圍頭灣畔一場跨越山海的閩南敘約（上）



絲路溯源

潮起圍頭灣，鹹潤柔緩的海風漫過嶙峋岩岸。腳下這片花崗岩礁石，源自一點七五億年前侏羅紀的岩漿湧動，經億萬年浪潮日夜冲刷，在岩體上鐫刻深淺褶皺，化作閩南海岸一卷凝固的大地史書。礁石之上，閩南石厝依岩而築，粗礪石塊壘起厚重牆體，不事雕琢，就地擷取山海石材，抵禦颱風與鹹霧侵蝕，藏著濱海先民與大海共生的生存智慧。石厝之內，古琴輕撥，絃音婉轉低迴，穿過石縫，與屋外連綿不息的濤聲纏繞相融。人臨此間，臨海憑風，不再是走馬觀花的打卡遊覽，而是沉下心，走入閩南濱海人家生生不息的煙火日常。

這是一處特別適合好朋友週末的去處。倘若南洋的親友、僑界新生代跨越重洋歸來，不必奔赴鬧市喧囂，便可落腳這片海角。咫尺之外，便是七棚礁石酒店。品牌名 KAIPUU 源自芬蘭語複合詞 kaukokaipuu，寓意對未曾踏足的土地心生向往，恰好呼應遊子歸鄉的惦念。酒店毗鄰圍頭金沙灣，沙質綿軟；視線向前，便是晉江塘東村標誌性的觸角沙灘，狹長沙脈探入碧海，宛若大海伸出的溫柔觸角。靜立灘頭，終日可聆聽層層疊疊的濤聲起落，潮來汐往，不絕於耳。古樸石厝作為雅聚品賞的人文場域，現代酒店提供舒適安歇的居所，一古一新，彼此映照。抬眼遠眺，海天煙靄之間，金門太武山靜立如黛，一灣淺淺海峽，牽起兩岸綿延不絕的山海情愫。

潮聲起落之間，海釣小舟陸續歸岸。漁人俯身卸下當日漁獲，剛離海水的小管、章魚與鮑魚，仍裹著深海清冽鹹潤，肉身瑩潤，帶著大海鮮活的脈動。這一席臻紅海釣宴，真正詮釋泉州山海合一的風味內核：食材跨越泉州的山與海，既有圍頭灣剛剛上岸的鮮活海產，亦取自永春深山採擷而來的山珍。山的醇厚，海的清鮮，相逢於同一張餐桌。宴席恪守閩南漁村代代相傳的家常烹飪之道。濱海漁人自古篤信，至鮮滋味，無需繁複調味與花哨技法。簡單清洗，少許海鹽，文火輕烹，最大程度留住山海原生的清甜。一席家宴，吃的不是珍饈排場，是泉州大地山與海攜手饋贈的本真味道，也是好友週末相聚、閒話山海的絕佳去處。

閩南人的海洋故事，從來不是孤立於

海岸的獨白。數百年來，無數閩南先民自泉州灣、圍頭灣揚帆南下，乘著季風，橫渡重洋，奔赴南洋群島，菲律賓正是無數閩南先輩紮根落地的熱土。他們帶著石匠壘石造屋的手藝、閩南飲食的味覺審美、鄉音禮樂，在千島之國壘荒拓土，興建家園，創辦華校，把故土的生活文脈移植於異域大地。而鄉愁從未隨洋流遠去，一封封僑批，紙短情長，漂洋過海，捎去養家資費與家書惦念，亦載回南洋風物、見聞與新的思想。一來一往，雙向文化環流，正是海絲文明最動人的內核：離散而不離根，山海相隔，人文依舊彼此滋養、互鑑共生。

對於東南亞華僑新生代而言，泉州、圍頭灣，大多只存留於長輩口述往事、泛黃老照片之中。許多海外華裔自幼聽祖輩講述下南洋的坎坷故事，熟悉閩南菜的鮮香，會哼幾句閩南歌謠，卻從未踏上先輩出發的故土。尋根，從來不止是走訪名勝古蹟，更是奔赴文化源頭，親身站立於祖輩曾經守望的海岸。當遠方友人坐在億年礁石之上的石厝，靜聽琴音漫過海濤，漫步金沙灣沙灘，遙望海峽遠山，品嘗融匯永春山珍與海灣海味的漁家家宴，感官便會喚醒蛰伏在血脈深處的文化記憶。

古琴本是文人雅樂，落於濱海石厝，掙脫書齋院牆的禁錮。絃音隨海風起伏，沒有刻意營造的隆重儀式感，與浪聲、潮響自然共振。它不再是博物館裡凝固的文化標本，化作耳畔可觸、可感的當下。這便是閩南文化獨有的氣韻：大雅與大俗共生。古琴是雅，漁炊海味是俗；億年礁石是天地宏大史詩，石厝炊煙是人間細碎溫情。雅俗相融，正是海洋文明包容寬厚的底色。

臻紅海釣宴，看似一桌尋常漁家菜，內裡藏著閩南海洋飲食文化千年傳承。泉州枕山襟海，永春群山孕育豐饒山珍，圍頭海灣盛產鮮活海產，「山海合一」本就是閩南飲食與生俱來的特質。這套飲食審美，隨下南洋的華人遠渡重洋，紮根菲律賓。時至今日，馬尼拉、宿務諸多閩南風味餐館，依舊延續同樣理念：食材鮮活為上，拒絕厚重調味。山海萬裡相隔，味覺記憶一脈相通。美食是門檻最低、感染力最強的跨文化語言，無需艱深理論，一口山海鮮甜，便能喚起海外遊子心底綿長鄉情。

（未完待續）

謝如意

博古通今是月娘



心底流雲

照例又去福鼎山籃球場，恰有年輕人正投籃，自然投入好喜歡。

奈何年輕人要走了，我只好向對面球籃下的一個婦女帶著兩個小孩在投籃者求助，心中又怕與小孩子投籃如果球無形碰傷了小孩就不好辦了。

見到旁邊她又帶來個大的赤色籃球，正好借去對面自己打。

但那個籃球缺乏氣。不知道正要回家的年輕人在鐵網外怎麼就聽到了，馬上帶著小打氣筒回過身來幫忙打氣，真是好人！

氣還未打好，那婦女接到家人電話，連說對不起的也離開了。

我坐下來要喝點熱開水等人，才見那瓶開水倒掉了一大半，敢情是我沒把蓋子旋緊使然？

也顧不上想那麼多了，心裡趕快去母校體育館打吧，因為當時才六點。但後來轉念一想，今天中秋節放假，去了將比在福鼎山還撲空，於是車輪滾滾回家了。

本來可以以下米煮飯，可是想到該卸妝後欣賞天上的圓月，獨與圓月訴衷腸。

今月曾經照古人，可見這月最是博古通今月，今晚我且在涼爽的風中與月傾談。一輪圓月曆經萬年而不變常在，那真是天上奇絕。奇就奇在她的一成不變！

果然人們能夠在區區百年裡能夠守得初心不變，那未嘗不會使自己也成為人間的奇絕呀！

路燈亮了，給我與月獨坐添了點陽光式的光明和溫暖。

要說今月高懸天邊的那份靜謐與溫存，是千言萬語說不完的。只有專心靜靜地清心凝眸與之天地相望，才可能使得美感隨時應運而生。

她沒有絲毫搔首弄姿忸怩作態，卻自有眾人昂首望月的自然。她無須珍饈美饌酒肉噴香朋友聚會，更無須張燈結綵奢侈鋪張，卻讓人

們自然對她有一種強大的向心力！

難怪古人曾說「一片冰心在玉壺」，我相信這種天地間的人月的默契！

著名如詩仙李白，寂寞之時也只有「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那也證明明月可以讓人寄托，心中塊壘盡可以傾情對著月亮運動揮灑，直至享受到那難得一絲和諧的慰藉。這些事情都告訴了我一點道理，好多時候，千萬人類不如一輪圓月的清純可靠。一個對月亮滿懷敬意也渴望通情的人，默默月亮卻總是能夠讓他們如願以償。真的！

月亮單靠忠誠反映太陽的光就對人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我說過是因為她忠於職守的初心永不變質使然！

浮光掠影見聞些城府很深上躡下跳陽奉陰違的人們，何嘗有她堅守初心的萬分之一？那種動不動就動貪腐執念的人，難怪也沒有篤善之人的直面現實的勇氣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所以常常在生活中漸漸喪失了初心，做成了另外一種別人的傀儡和幫兇還不自知，因此到後來就被有人吞噬了還不明白是咋死的。

因此，十五賞月不孤獨，因為我們早就練就了獨往獨來不孤獨的性子，在生活中獨樹一幟！

博古通今是月娘，虛懷若谷自翩然。幾人如我月思路？只有地來只有天！

獨賞月向長天，微風輕送自知爽。且將煮飯應時事，腳登實地不輕狂。

2026年9月25日中秋夜寫於閩南老家小院子

菲律濱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ñ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 UPMG GROUP



請掃描關注商報公眾號



Android 客戶端下載